

七日談
澳門篇

群英大戲

穆欣欣

六月二十一日，從澳門來港看「中華文化節」節目——中國國家京劇院以于魁智等領銜演出的《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這是經典三國骨子老戲，演繹精彩的赤壁之戰，也包含了蔣幹盜書、回書斬將、對火字、草船借箭、苦肉計等為人熟知的情節。戲從晚上七點半一直演到十一點多，座中懂戲的觀眾不少，給演員「碰頭好」、給琴師掌聲、給台上關鍵處的叫好都在「坎節兒」上，酣暢淋漓。我旁邊和後排坐滿由老師帶領的香港本地中學生，由始至終全神貫注，想必他們都是知道這些三國故事的。

梨園行說：「唐三千、宋八百、唱不盡的三列國。」京劇和三國戲的淵源、三國戲被搬上舞台，傳唱至今，要歸功於清同光時期的盧勝奎。盧勝奎原為京師衙門中充當文書、祿事的職務，公餘常去看四大徽班的演出，也學戲。從咸豐到同治十多年間，技藝成熟，兼識文斷字，被程長庚納入三慶班。盧勝奎的厲害在於，本是半路出家，票友下海，卻在京劇史冊上留名。有一幅名為《同光名伶十三絕》的畫，畫的是在同治到光緒年間京劇從初創到成熟期最著名的十三位伶人的彩色戲裝畫像，其中有盧勝奎《戰北原》諸葛亮的戲裝像。

盧勝奎對京劇舞台更大的貢獻還在於他創作了三十六本連台戲《三國志》，有《舌戰群儒》《激權激瑜》《臨江會》《群英會》《橫槊賦詩》《借東風》《燒戰船》《華容道》八本組成的《赤壁鏖兵》。這些三國戲，最耐看和最值得稱讚的地方是：「所有科白皆就書中原詞略加剪裁，無不音節鏗鏘風韻潑暢，不啻若自其口出。而絕少支離贅牙之病，亦爐錘能手也。」把書裏的原詞略略加工就成為劇中科白，且音節鏗鏘，風韻潑暢，這是原著提供了

極好的改編底版。戲曲作為曾經最為流行的大眾文藝，受眾遍布社會各階層，既有達官貴人、文人墨客，更多是不識字的平民百姓，而統治階層也確實以戲曲來教化民眾。戲曲的故事從來不必深奧，為的是讓不識字的老百姓從中受到忠孝節義的教化。

三國戲，以天下紛爭的歷史為背景，聚焦於人。台上演員通過唱念做舞的技藝刻畫人物，放大細節，表現國與國、人和人的紛爭。全部《三國志》，始自程長庚、徐小香、盧勝奎、楊月樓、錢寶峰、黃潤甫等創造出「活魯肅」「活周瑜」「活孔明」「活趙雲」，豐富了京劇舞台。後有戲班「連」字科、「富」字科、「盛」字科的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等承前啟後這批三國劇目，立了標杆——「標準孔明馬連良」「標準周瑜葉盛蘭」「標準蔣幹蕭長華」「標準曹操袁世海」「標準黃蓋裘盛戎」等。

戲曲向來是「演員中心制」，看戲看角兒。以三國戲為例，從清朝唱到今天，正是一代代演員在舞台上的演出有所同，也有所不同。而不同演員的組合，更可以變化着演。以過去馬連良演此劇為例，前面演魯肅、後面演孔明。但他在上海與周信芳合作此劇，便是孔明一角到底；周信芳則前面演魯肅、後面演關羽。

此次看演出前，我帶着好奇：于魁智飾演的孔明還是魯肅？直到于魁智演的魯肅出場，我又在想，于老師會否在後面《華容道》「趕」關羽一角呢？近年每年都有機會看于老師演出，他有意把中青年演員往前推，也經常帶着學生一起演出。這一次，孔明由杜喆扮演，關

羽由馬翔飛扮演。于老師只演魯肅一角，集中在上半場，卻渾身是戲，連頭上帽翅、身上袍帶都有戲，更遑論那一開嗓的唱了，廣東話喜用「聽出耳油」來形容悅耳之好。

對於魯肅，我的固有印象是「老實人」。看了于老師演的魯肅，有些新的感悟。這個老實人很善良，也不乏智慧（雖比不上孔明），對朋友實在、有大局觀……當今社會實在是更需要多一些魯肅這樣正能量的人。

想起些歷史來。一九五九年中國京劇院（現國家京劇院）和北京京劇團聯合推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劇目之一《赤壁之戰》，這是在《群英會、借東風》和《激權激瑜》基礎上，由任桂林、阿甲、翁偶虹、馬少波等人創編，突出古代十大戰役之一的赤壁之戰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教育意義——「團結敵對，以少勝多」。此次創編，不但保留了老戲原有的精華，更新添了創意。我個人最喜歡《壯別》——屬於「節外生枝」卻分外出戲。老戲在「打黃蓋」後，黃蓋這個人物就沒有了。而

全劇又沒有賦予黃蓋多少可表演的空間。由翁偶虹加入周瑜與黃蓋「壯志言別」的戲，描寫黃蓋詐降之前，周瑜夜來慰問，互相鼓勵，給予對方必勝的信心。這場戲，英武儒雅的周瑜與白髮將軍黃蓋，在舞台上形成鮮明對比；小生和花臉的聲腔，是龍虎音與黃鐘大呂相得益彰。翁偶虹為周瑜寫的一段唱詞，也一直為我所愛：

「浩然正氣衝霄漢，驚醒了星斗閃閃寒。駭浪奔濤增婉轉，風叱雲咆也纏綿。老將軍珍重此身經百戰，珍重了東風初送第一船。大江待君添熾燄，雙星為你染醉顏。松柏勁骨當歲寒，你談笑而去談笑還。」

遺憾的是，當年《赤壁之戰》演了三場之後，一位領導指令刪去《壯別》一場，理由是黃蓋是詐降，如同戰士炸碉堡，全憑一鼓作氣，不需要他的領導再去慰問鼓勵，這等於拖了黃蓋後腿。

此後直至一九八四年，葉盛蘭之子葉少蘭、裘盛戎傳人方榮翔合演的《壯別》重現熒屏，但由於時間制約，刪減了原本的部分對白。

這一次國家京劇院在香港，是老戲演法，沒有《壯別》。我一直沒有在劇場裏看過《壯別》，很是期待。尤其這次飾演黃蓋的王越，是裘派傳人李長春之徒，又剛獲戲劇表演梅花獎，為可塑之才。



京劇《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劇照。

兒時夏日



人生在線
管淑平

杜甫《夏夜嘆》裏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兩句，讀之，總感到一陣清涼，像是夏天的一縷風，輕輕吹過窗台，窗戶半開着，外面夜色正好，耳畔蛙聲如歌，星光月色逐漸濃厚。

我對這夏天感到諸多欣喜，原因是我出生在夏天。母親生我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個日子，朵朵荷花開得正燦。於是，對這盛夏的荷花，我也同樣鍾愛。一朵朵嫣紅的荷花，氤氳開了一整個夏天的熱鬧。

年幼住在鄉下，屋子被山水包圍。靠近農田的地方有一個小池塘，是人挖掘專門用來灌溉農作物的。池塘水清清，四周草木蔥蘢，暑熱天時，人們牽來水管將水引入農田，種的瓜果蔬菜也通常長勢不錯，綠油油的一大片。

池塘邊有一棵高大的老榆樹，枝繁葉茂，如一把綠色的巨傘，伸開雙手。於是，人們幹完活也會去老榆樹下納涼。風搖着路邊的狗尾草，老榆樹上的蟬鳴響，農人摘下頭頂的草帽，半握住一角，慢慢扇風，汗水從他們古銅色的臉頰顆顆滾落下來。

在我的印象中，鄉村夏日除了化不開的悶熱，就是縈繞在耳

邊的蟬鳴。從清早開始，蟬聲肆起，從屋後的山中的某棵樹上，直直地鑽入你的耳朵。它們給夏日帶來了一種不同於其他季節的特殊感受。

不過，有一種聲音是我百聽不厭的，那就是從小池塘裏傳來的蛙鳴。通常是在雨後不久，小池塘裏的青蛙就多了起來。清早或是傍晚，牠們開啟了演唱會，「呱呱——呱呱——」的聲音時高時低，很有節奏。小時候的夏天，夜晚聽着蛙聲入眠，我們睡得都很安穩。這和成年之後，在他鄉聽着鳴鳴而過的車輛的汽笛聲是明顯不同的。

苦夏時節，人們將摘來的西瓜放進一個銀白色的鐵皮水桶裏，然後綁上繩索，拎到池塘邊，緩緩將桶放下去。傍晚歸家，路過池塘，又將放着西瓜的鐵皮水桶撈上來。剛到屋，大人們就用菜刀將西瓜切開，分發給我們。我們手捧着西瓜，大口咀嚼，小口吮吸，比吃了蜂蜜還要滿足。休息片刻，大人們才會忙着張羅晚飯，炊煙從屋頂的煙囪裏邊鑽出來，帶着香噴噴的飯菜香。

夏天的腳步好像走得很慢，直到夜空擠滿了星星，池塘的蛙聲也歇息了，我們依舊賴在院墻，久久不願回屋睡覺。晚風輕拂，送來陣陣涼意，荷香月色裏，所懷念的不只夏天，還有我那一去不復返的童年……



君子玉言
小香

每到「七一」前後，曾經的港漂一族心裏總會有一股特別的悸動，那是專屬於香港的特別感覺。時值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恩師一大早發來當年回歸交接儀式實況視頻。作為香港回歸祖國的主要參與者，每到此日，恩師一定也有別樣的心情。

我記得當年回歸日去天安門轉了一圈，又在新華社慶回歸花壇前舉着國旗拍了張照。那時還是一個只懂歡呼的局外人。如今再回看，百感交集，「初看不識劇中意，再看已是劇中人」。畫面中的很多人和場景，是那麽熟悉；畫面中的很多細節，誰搖頭微笑，誰低頭落寞，也看出了箇中意味。我問恩師，當年您站在哪裏，恩師答「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塵」，我回覆恩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恩師連連兩個點讚的大拇指。

我在香港過了七個「七一」，至今想來，歷歷在目。

二〇一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七一」漫長而充實，那個「七一」早早開始，遲遲收官。一個「七一」彷彿過了半年，貫穿無數個凌晨和黎明，又忙碌又緊張又開心。直至在會展中心親眼見證慶典典禮，親耳聆聽大國領袖的講話；直至頂着驕陽，在軍營的看台上觀看閱兵式；直至夜晚趕去紅館看慶回歸文藝演出；直至在維港觀賞禮花綻放……穿梭於港九兩岸，坐天星小輪回到港島，累得快走不動了，但大家還是興致勃勃邊笑邊互相擁抱；煙花晚會後坐在會展旁邊的大廈連廊，美麗的維港夜色令人流連不捨……典禮過後第二天我就發起燒來，燒到攝氏三十八度九，一個人躺在沙發上，眼淚跟開水似的

滾燙，我調侃自己每逢重大活動必當「發燒友」。

那年我們還在曾憲梓先生家與楊利偉、景海鵬、陳冬等航天英雄歡聚，曾憲梓老先生年屆八十三歲高齡，坐着輪椅，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你是舵手》，聲音洪亮字字清晰。幾位航天英雄布茶倒水，謙遜平和得如同家人老友。

那年我們還登上遼寧艦參觀。那是航母首次對公眾開放，首秀就是在香港。後來我才知道這也是我國航母至今唯一一次對公眾開放。官兵在甲板上列隊組成「香港你好」字樣，以海軍獨有方式問候香港市民。內地網友大呼羨慕，「咱媽偏心，厚愛香港」。

我們登艦是七月八日，早晨十點排隊，下午三點半返艦。海軍全程派人派船，接駁參觀市民往返中環與航母停泊點交椅洲。那天天下着雨，海面風高浪急，戰士們冒雨排成兩列，攙扶市民登艦，帶領市民參觀，還準備了飲用水餅乾雨衣。一進到航母裏，感覺不是在艦船上，而是在一幢大building裏，外面浪再大，艦船內穩如泰山。起飛甲板又長又寬，陸地一樣寬闊沉穩。我們在艦上美滋滋地：學着比畫指揮飛機起落的姿勢；學着軍禮致敬；手揮國旗歡呼跳躍；與英俊帥氣的海軍戰士合影……參觀結束等候接駁船時，戰士們又拿來小椅子給老人小孩休息，分發自己做的麵包給大家當點心。戰士們把大家一一扶上船，集體敬軍禮告別，我們向

他們招手，馬上又自發換成鼓掌，「多謝晒！多謝你哋！多謝解放軍！」掌聲透過雨聲迴盪在海面，很多人都流淚了……回到office，我又在樓頂窗口拍下了海面波光與落日晚霞中的航母，又美又瀟。

二〇一九年回歸日前後，心情極其複雜。那時正是香港「黑暴」猖獗至暗時刻。早晨特區政府照例舉行升旗儀式，但因會展中心被「黑暴」分子包圍、道路被佔，升旗儀式改在室內舉行。參加儀式的人們只能從海上乘船到會展中心，「在自己的國度參加升旗儀式還要偷偷摸摸，真是屈辱至極」。是日下午直至夜晚，激進分子圍攻好端端的大樓被鐵籠車鐵棍砸爛，滿目瘡痍，悲憤至極。那是一個無眠的夜晚，我熄了燈站在office窗前，眼望大海。海面上黑沉沉一片，我心痛如錐，徹夜難寐……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夜十一點，香港國安法公布，一口氣讀完六章六十六條，熱淚滿頰……次日「七一」，又一個回歸周年，我一大早出門，從銅鑼灣一直走到西環海邊。沿途很多社團在搞慶祝活動，派發國旗，雖然也有一些零星的「黑口罩」陰沉而過，但大多數市民的神情比之前要歡快很多。七月的陽光明亮，照在我的身上，我「貪婪」地欣賞着一簇簇的紅旗，足足走了兩個小時，來到大海，淚水奔湧而出——香港終於又活了！香港終於又好了！

現如今，香港大街小巷紅旗大大方方地招展，人們大大方方地抒發歡暢。又一組航母山東艦編隊即將訪港，人們大大方方歡呼期待，大大方方地歡慶祝福。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香港舉行大型煙花匯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香港舉行大型煙花匯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巴黎欲曙天



自由談
黃秀蓮

天色已從漆黑漸變為淡藍，惟魚肚白仍在樓房頂層的煙囪徘徊未去，屋脊線與天際之間灰白的一抹，遲疑於破曉裏。煙囪不都是圓柱型的嗎？巴黎房子的煙囪多是外方內圓，磚砌方圓裏藏了幾支圓柱，間距整齊，捫着茫茫的天色，可以想像未有抽油煙機的年代，煙囪冒出炊煙又輕輕散逸的情景。

黑夜的袍裾漸遠，初陽的微明侵來，天幕漸次拉開，周而復始。而鳥聲唧唧一片，悅人心耳，無需滴漏，不勞更夫敲梆報時，天籟自會報曉。

夜深時分，塞納河波瀾不驚，滿載遊客的觀光船泊岸了吧。客舍位於十六區，結廬人境，地段幽靜，此刻深邃岑寂麼？窗門不啟，樓下不是通衢只是橫街，仍時不時有四輪奔馳而過，鐵騎士呼嘯揚長，還有踏單車的，說明花都晚上的活動力。不知是誰？竟一路播放流行歌，偏選在寂夜敲鑼打鼓，曳着胡鬧的尾巴，掌控破壞寧靜的大權。我猶在適應時差，擁抱夜深，對一切動靜都分外警醒。突如其來有限度干擾的行為，這種任性，在我這異鄉人眼中，覺得也是法國風。

憑欄而望，迎接黎明，即使是夏夜，家家戶戶都窗扉緊閉，不敢打開，免得在治安不靖的環境下招引鼠竊。肥大的鴿子在對面

陽台圍欄窄窄邊緣上，踏着細步，姿勢如模特兒行走天橋。忽有野鴿二三，掠過屋頂，而巴黎，連屋頂也有故事。拿破侖三世委任奧斯曼男爵規劃巴黎全新街道圖，男爵也把樓宇重新設計，米白外牆，華柱雕樑，陽台淺淺，高窗圍欄，氣派端雅。惟頂層窗小且頂斜，原來是給傭人住的，當地人叫保母房（Bonne à tout faire），後來租給貧窮的留學生，於是也成為奮鬥故事的起點。

紅綠燈循環閃耀，的士車頂燈倏忽往來，點綴長夜。街燈則散發柔靜的光芒，撐起了古典的深沉夜色，不知是什麼時候，路燈悄悄熄滅。呀，天邊透出淡紅，顏色嬌美，預告巴黎這名都古城永恆不老的風情。

白水台秀美如畫



白水台位於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三壩納西族鄉，面積約三平方公里。由於碳酸鈣溶解於泉水，形成了層層疊疊的乳白色「梯田」，這裏也被譽為「仙人遺田」。

新華社



市井萬象